祁彪佳萧山赈济往事

■文/ 王建欢

祁彪佳(1602年-1645年),字虎子,号世培,别号远山堂主人,绍兴府山阴县梅墅村人,明代著名政治家、戏曲家、散文家、慈善家、藏书家。著作等身,以《祁彪佳日记》最负盛名。17岁中举人,21岁中进士,曾先后任福建兴化府推官、福建监察道御史、苏松巡按御史等职。

他一生三起三落,崇祯末年的几次任命,几乎都是国难当头,临危受命。曾力图挽救南明危局,在家乡招兵抗清,后知复明无望,自沉于自家寓园梅花阁前水池,留下"含笑入九泉,浩然留天地"的绝笔诗,终年43岁。萧山来裕恂在抗日战争期间写有《怀祁公彪佳》一诗,以鼓舞国人的抗日士气。

崇祯十年前后,浙东地区旱灾与瘟疫不断,辞官在家的祁彪佳,以一个士大夫和旧官员的身份,怀着家国天下的情怀,自发在山阴县与邻县萧山风餐露宿、没日没夜地赈济,并编撰《救荒全书》。该书实用价值非常高,相当于如今的应急预案,对当时的救灾防疫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明朝末年,自然灾害连年发生,各地纷纷爆发农民起义,山海关外的女真族虎视眈眈,与明王朝分庭抗礼。面对这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国情,卸官在家的祁彪佳,每日忧心忡忡、寝食难安,特别是家乡山阴县与周边县发生了严重的旱情与瘟疫,崇祯十四年正月,他挺身而出,自告奋勇做了一名赈济救援队领队。

据《康熙萧山县志》记载:崇祯十四年,由于"疫疠""大旱"的原因,萧山城乡许多百姓在正月里就没有米吃了,由于"米价涌贵",饥寒交迫的民众,冒着"饿死不如犯法"的风险,奔向富裕人家抢米。到了五六月间,萧绍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瘟疫与干旱,而田地里的农作物尚未成熟,青黄不接……

到天乐乡赈济

祁彪佳有记日记的习惯,三百多年前绍兴府及所属县的一场持续瘟疫与旱情带来连年饥荒,这些灾害事件记录在他的日记里,让今人得以知晓当时的灾疫有多么严重。

明崇祯十四年(1641),农历五月初五,祁彪佳在山阴县的柯山西垞(今柯桥区境内)登记好因瘟疫死去的人数,并把掩埋尸体的事情交给当地一座寺庙的主持,给足了埋葬费用后,就与几位地方官员一起来到山阴县的天乐乡赈济。

"初六日抵石柱头(今进化镇天乐村境内的自然村)之麻溪庙……一望莱芜(指荒芜),耕种者几于绝迹,久旱之后,沙土扑面,两公祖(对知府以上的地方官的尊称)忧心如焚。回,与陈公祖舆中共议修堤浚池之法。天乐之荒固系天时,亦半因人事之不修也。抵肇家桥(今进化镇天乐村境内的自然村),乃诸暨通衢,向来市肆甚盛,今有阖户无人者,所见道旁,多鸠形鹄面"。

这一段日记记录祁彪佳及地方官员一行来天乐乡的石柱头、肇家桥赈济,看到的是田地一片荒芜,田间耕种的乡民几乎没有。长时间的旱情,风一起,沙土扑面而来。两位公祖看到后,十分地焦急。回来后就与陈公祖商议修筑堤坝及深挖池塘等事项。并感慨:要说天乐乡发生这么严重的旱灾,一半是天灾,一半多是人为不修水利。到达肇家桥,这里原是去诸暨的大道,历来商贸繁盛,可是今天看到大多数人家,闭门无人和因饥饿而身体瘦削、面容憔悴的路人。

祁彪佳在日记里记录了这段经历和感想:到达等慈寺,晚上住在寺内,一大早起来,我看到穷困的人太多了,可是自己所带的银两又不多,于是向当地的友人借贷。还有华、葛两位好友给我准备了"四百封"银两,并彻夜分发到户,等造好了全部的饥民册簿后,累得已是筋疲力尽,于是倒头就睡。几位当地的友人,不忍心我这么劳苦,半夜的时候还来感谢。

初七日的这一天,当地的饥民都来了,由两位公祖坐观压阵,我点着名字发放赈灾款,每个人得到二分银两,看到一个个都是贫病折磨的人,真的像是画家吴道子笔下的《地狱变相图》场景一样。没有领到钱款的人,由华、葛两位代为补上,中间没有发生分配不均的事端。于是起身挑着担,行走了十里的路程,从大岩山岭经过,当时看到的山景:新生之竹遮蔽日光,潺潺溪流在左侧经过。同行的陈公祖很是欣赏,说这山中的景色,有点像余杭的径山景致。

再走了几里路后,在一座古庙里小歇了一会,就到了欢潭,田会伯和几位儒生来迎接,并在田氏宗祠里吃的饭。自从赈济以来,到各村子里去,因是闹饥荒的年月,村子里拿不出一茶一果招待我们,一路上都是饥肠辘辘的。而在欢潭,田封翁拿出了水果与糕饼招待我们,于是我们就不客气地吃了起来。这时有一位村妇向我们哭诉,被本族的伯伯所欺压,于是毕公祖作主批了家族中的田地给她家,并由县丞进行调解。接着来了几位饥民想要救济,毕公祖分别给了他们每人十文钱。

在桃源临浦施粥

"再以肩舆至江口,相对即萧山之桃源乡(现浦阳镇境内)也,桃源诸友来晤……厂(指施粥的场所)设于新庵,王金堂、举孝廉(郡守或县令向上级推荐因孝顺父母亲、廉洁克己而出名的人)同两文学来迎。土人言陆路抵临浦近,乃舍舟,至茅山关望麻溪坝(现进化与临浦交界处),共相度天乐出水之处,思以救其旱深之苦,而未有定画也"。

这一段日记说的是:再用肩挑着担子到了浦阳江的渡口,对面就是萧山的桃源乡了。桃源乡的几位朋友来与我们碰面,经过商定,就把粥厂设在新庵里,于是由王金堂、举孝廉和两位儒生来迎接我们。当地人说,桃源到临浦还是走陆路方便,于是就放弃了坐船的打算。到了茅山关(现临浦境内的茅山闸)就可以望见麻溪坝了,这个地段是山阴天乐乡和萧山临浦镇水源流向西小江的出水口,思想着这里的水坝,假如能解救当前的水旱之苦就好了,但自从建麻溪坝以来,两地村民有关坝闸的开与闭一直有纷争,因此没有定下具体的治理方案。

祁彪佳在日记里继续说,从欢潭到临浦,一路上的水利设施修治得比较好,禾苗遍野,天乐之地的欢潭、临浦可以略微称得上是乐土了。到了临浦已是日暮时分,有儒生来见我们,为了安排施粥的地点,合计着山阴、萧山两县的村子一起办粥厂,有人想私自分开,但被两位公祖大声呵斥而没有得逞。到了傍晚,到另一个村子去,本来想走水路,找了船只,因河水较浅不能通行,于是随行的物件仍然用肩挑,在淡淡的月光下,我们行走在田间的小路上……

祁彪佳是一位积极的入世者,即便退隐乡间,仍然不忘黎民百姓的疾苦,遇到灾疫的年间,想方设法调动发挥地方官员、乡间士绅、僧侣等民间力量,一同参与救灾抗疫。凡是发赈济款、办粥厂、施药等事项,他必亲自到场审定、安置。凡是因病疫死去的遗体必须深埋事项,他都一一交代清楚。同时代的文学家张岱,曾作《丙子岁大疫祁世培施药救济记之》一诗,赞扬祁彪佳亲力亲为的施药救民事迹。

编撰《救荒全书》

萧绍地区在明代是富庶之地,但到了崇祯末年,水灾、旱灾、瘟疫等灾害频繁,导致大量百姓饿死、病死。祁彪佳一边忙着筹集粮食与资金,一边将古今救灾措施归纳总结起来,编了一部行之有效的救荒书籍作为应急处置的指导书。

他见缝插针、夙兴夜寐地忙着编撰。经过历时一年的收集和撰写,一部汇聚古今及自己救荒经验而成的《救荒全书》完成了。这部全书,可以说是一部救荒的"大百科全书",是明代处置灾疫的应急预案,内容丰富,措施详细,是以救荒处置集大成的书籍。

全书涵盖了灾前防御储备、灾中救济应对,灾后奖赏分明等各个具体环节,集中体现了明代未雨绸缪的救灾思想,及灵活多样的救助办法,并注重发挥地方官员与民间的各方力量。在赈米、捐赠银两数量中,做到款项的收支、物资的分配去向公开透明,这对于当代的抗击疫情与灾情中,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

为了避免各村庄无计划的办粥厂,可能造成饥民大批涌入,发生人员相互拥挤,瘟疫相互传染,书中建议发动由寺庙中的僧人,挑着粥担走村串乡地分施,还有在多个村庄分散设立粥厂等灵活多变的方式方法进行赈济。

由于疫灾流行期间,感染人数较多,有的死于道路上,往往无棺埋葬,尸骸暴露,假如不及时埋葬,疫情很容易扩散。为了避免大规模疫情暴发,祁彪佳置办义冢山,托僧侣监管,并负责埋葬,要求埋葬深达五尺,必须用厚土掩盖,在日记有"责成于某寺之主僧,埋不深、掩不厚者,挨日察究"字样。

在灾前赈济与灾后补救的措施中,祁彪佳提出许多主张,认为救灾必须求速,赈灾切勿迟缓。为了防止救灾中的贪腐与懒政,他提出了严格的"巡察"制度,还作出一系列措施,要求赈灾需要灵活变通,防止在灾年中米价飞涨等事件发生……这些思想既是祁彪佳在实践中的经验总结,也是传统救荒思想的进一步升华。

祁彪佳日記　五二八

等慈寺宿,因查核賈成之。予目擊困苦,發願少助而所攜不多,乃貸之華孟宰兄,托葛友亮奇、厲友之玉查報饑民,華、葛諸友爲予作賑資四百封,徹夜乃竣,而饑民册亦即夜造完。予倦極就寢,因諸友爲予勞苦,中夜起謝之。

初七日,四十二都之饑民咸集,兩公祖坐觀,予呼名給散,人得銀二分。閱其寠形,真吳道子《地獄變相圖》也。有不及領者,付華、葛兩兄另日補給之,無令偏憾。發肩輿行十里許,從大巖山下過嶺。新篁蔽日,流泉在左,陳公祖甚讚賞之,以爲有類於徑山。再行數里,小憩一古廟,乃抵歡田,田會伯之封翁及諸文學來迎,飯於田氏之宗祠。自行賑以來,里遞所供不用一茶一果,至是饑極,田封翁出果餌相餉,乃用之。有婦人訴爲伯所欺,畢公祖批其族田,二尹調處之。饑民告賑,畢公祖給之以錢,人十文。再以肩輿至江口,相對即蕭山之桃源鄉也,桃源諸友來晤,内來威望因擔當賑事取忌士郝父母,送其簿示閱之,語甚峻厲。下江,舟至宜橋登陸,設廠於資壽寺,孫五聚孝廉率其子侄來迎。從四卦復登舟,五六里過横江,抵剎干從陸。廠設於新菴,王金堂孝廉同兩文學來迎。土人言陸路抵臨浦近,乃舍舟,至茅山閘望麻溪壩,共相度天樂出水之處,思以救其旱潦之苦,而未有定畫也。自歡田抵臨浦,跛塘修治,禾苗截野,天樂一鄉,此稍稍稱樂土矣。抵臨浦已日暮,文學來晤,爲定粥廠。合山、蕭兩邑,凡以私意分者,兩公祖叱之去。覓舟,以水淺不得,仍用肩輿。微月下行田間,僕役甚以饑勞爲苦,予董固心安之,輿中與陳公祖笑語,不覺至批驗所,宿於舟次。

萧山春之歌艺术团参加汇宇社区"主题党日活动"

15日,萧山区春之歌艺术团参加了新塘街道汇宇社区党总支组织的主题党日活动。女声表演唱《为祖国祝福》、男女声小组唱《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等节目,赢得了与会党员的热烈掌声。春之歌艺术团陈竹根老师的微型党课《深刻领悟"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也获得了大家的好评。通过文艺表演和微型党课相结合的形式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受基层党员的欢迎。

萧山区春之歌艺术团成立于2013年12月,现有团员50余人,为萧山区文化馆签约团队,曾被评为2021年度杭州市萧山区四星级群众文化示范团队。艺术团成立以来,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文化强区建设目标,深入生活,服务基层。创编了许多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参加了镇街、村社和养老院等各类公益慰问演出数十场,为萧山区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助力。积极参加各级声乐比赛,荣获浙江省"长者情"声乐(戏曲)舞蹈大赛金奖、银奖,杭州市"三江歌手"大奖赛银奖、铜奖,及萧山区文艺调演比赛多个一等奖。2021年5月,《追寻》和《四海》荣获中国合唱协会主办的"红船颂,南湖情"百团庆百年全国合唱比赛金奖。　(肖文)

红楼一味,妙笔千钧

■文/ 徐升

读《红楼梦》时,脑海里常常不由自主地浮现一句古话,"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因着这句话,方能读出些草蛇灰线的微妙伏笔。细品之下,更觉得这八个字自带一种因缘巧合的宿命感,颇与《红楼梦》的气质相符,两相映照,令人回味无穷,为之深深着迷。

明清小说是继唐诗、宋词、元曲之后的又一文化盛景;而《红楼梦》则是其中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它以人物塑造之精妙无俦、情节构思之严丝合缝而著称。韵文、判词、对联、酒令、谶语、机锋……曹公苦心孤诣之下,人物命运与故事走向处处有迹可循。见自我,见天地,见众生。红楼一梦,说不尽的大千世界,道不完的悠悠情愫。

曹公的笔力,于细微处方能见真章。譬如写荣国府之显赫,并不作堆金砌玉之语,而是不动声色地点出半旧的青缎靠背枕褥,使人联想到这富贵气象已沿袭颇久。同样,红楼世界里的一蔬一食、一汤一饭,亦是暗藏玄机。

从一碗小小的羹汤说起吧。自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后,贾母与王夫人愈发心疼他,对于他在养伤期间的种种饮食需求,可谓有求必应。玫瑰膏子调水,宝玉觉得"吃絮了",嫌不够香甜,王夫人便赶忙命袭人领了御供的香露回去;"小荷叶儿小莲蓬儿的汤",宝玉才赞了一句滋味好,贾母便一迭声地催人去做。莲叶羹正是贾府"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绝佳写照,它是为元妃省亲而备制的御膳,烹调起来琐碎非常——要借新鲜荷叶的清香,要仗着好汤头调味,要把面团印制成豆子大小的菊花、梅花、莲蓬、菱角等各色花样。甚至连见多识广的薛姨妈,见到做莲叶羹的银模子也直叹不认得。

为了寻这汤模子,众人大费周折。然而精明能干如凤姐,找汤模子时的表现却出人意料的迟钝,先后问了管厨房的、管茶房的都不曾找到,最后还是管金银器皿的送了过来。读者固然可以从一碗莲叶羹中感觉到贾府钟鸣鼎食的富贵气象,但在这奢华无度之下,是封建大家族管理混乱、日趋衰颓的危机。更可悲的是,此时大观园中无人感到不妥。哪怕前不久凤姐在主持秦可卿葬礼时已经暗自忖度过宁国府中的不良风气,"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第二件,事无专执,临期推诿"。然而在莲叶羹一事中,荣府也隐约露出了相似的苗头,凤姐却毫无自知,她关注的重点是如何以此为契机做人情,连带着讨好贾母一干人,读来不免令人心中暗惊。四大家族的覆灭并非旦夕可为,曹公不遗余力地埋下一处处严谨的伏笔,犹如蠹虫渐生于木,等到迎来大厦倾倒之时,其悲剧的艺术魅力也被推向了最高潮。

挨打后不思己过,反倒惦记着平日罕见的饮食,宝玉俨然是一个"富贵不知乐业"的纨绔膏粱形象了。但若只读出宝玉之娇纵,则又是被曹公瞒过。饫甘餍肥的背后,更多的是宝玉自然天性的流露。

他是大观园中唯一的男性,在脾性上却颇有女儿心气。论及住处,探春的秋爽斋开阔轩朗,黛玉的潇湘馆风雅非常,宝钗的蘅芜苑简洁素净,反倒是宝玉的怡红院最符合刘姥姥对"小姐的绣房"的想象,其精致绮丽可见一斑。他崇尚天然,不愿受世俗的拘束,养就了独特的审美品格:爱红,爱脂粉,爱清洁的女儿,爱一切温柔旖旎的事物。这在他人眼中难免有离经叛道、不务正业之嫌,父亲贾政也曾怒斥他沉湎于"精致的淘气"。然而在宝玉挨打之后,惦记的偏偏是一碗"磨牙"的莲叶羹,令人哑然失笑——这何尝不是一种坚持本性的叛逆!

只有在与女儿们相处时,宝玉的"痴"才格外生动。一番兴师动众后,莲叶羹终于被送到怡红院,但宝玉的心思早已不在口腹之欲上。此刻,他眼中只看到了满脸怒色的玉钏。想起金钏之死,宝玉自感愧疚,打定主意要虚心下气地磨转玉钏,只是赔着笑问长问短,一派温存和气。到玉钏脸上有三分喜色时,宝玉又想尽办法哄她吃了一口莲叶羹。到此,我每每便想起《基督山伯爵》中类似的情景。死里逃生的埃蒙德化名基督山,前往莫尔塞夫伯爵家的宴会,准备开展复仇。曾经的爱人梅塞苔丝觉出了异样,似乎认出了他,于是先后递上亲手摘的麝香葡萄与桃子,但埃蒙德拒绝吃任何东西。梅塞苔丝想起阿拉伯人的谚语,"只要在同一个屋顶下分享过面包和盐,就成了永久的朋友",面对滴水不进的埃蒙德,她深感无法获得对方的宽恕和谅解,为此格外痛苦不安。宝玉和梅塞苔丝的做法在本质上如出一辙,真诚地分享食物,是一种最为原始自然的善意流露。但宝玉无疑是更幸运的。玉钏不是铁石心肠的基督山伯爵,她的出身决定了她在感愤于宝玉间接导致胞姐死亡的同时,却依旧不得不听命于王夫人服侍宝玉,最多不过是在脸色上露着怒意和颓丧。宝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令人感喟,而玉钏身不由己的无奈则令人悲叹。

一碗莲叶羹,照出了大观园中的芸芸众生相。明末张岱在《陶庵梦忆序》中有感而发,"繁华绮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红楼梦》沿袭了这种动人心魄的艺术张力,将"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悲剧美学伸张到极致。历史的洪流之下,四大家族的倾颓之势无可挽回,鲜活的女儿们逐一凋零,最终化作滚滚红尘间的一缕云烟。而少年时沉醉在温柔梦中的宝玉,面对"寒冬噎酸虀,雪夜围破毡"无常命运,又该如何自处呢?

红楼一梦,自成境界,无论何时何地,何事何人,都经得起世人推敲咀嚼,一再琢磨。

我在读